

长篇小说

changpianxiaoshuo

刘勇 著

杀戒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家仇国恨，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
刀光剑影，零距离感受腥风血雨的滋味

悲壮情怀的民族英魂之歌
铭刻历史的抗日经典之作

长篇小说 刘勇 著

changpianxiaoshuo

杀戒

SHAJI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戒/刘勇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438-6668-3

I. ①杀…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1901 号

杀戒

刘勇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蔚然 吴优优

装 帧 设 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 式 制 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6668-3

定 价: 3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杀人偿命。

1938年，有一个叫小夏的男子，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去杀人，杀死很多的人。因为那些人，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是日本人，是来杀人的人。

那一年初春，失去记忆的小夏被唐爷收为关门弟子。唐爷信佛吃斋，善奉天下，是一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在上海滩拥有自己家族的红木雕刻商行。善于磨刀的小夏深得唐爷的喜欢，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雕刻工匠。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夏的失忆症渐渐开始恢复，他终于找回了自己。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全家二十几口人无一幸存，那天早晨，昏迷醒来的小夏从枯井里爬上来，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残缺不全的家人的尸体，惊骇之中失去了记忆，跟随逃难的人流来到了大上海。

小夏出生精武门世家，他像一条孤狼似的开始对日本人复仇了，而且杀的都是日本高官，近距离地用雕刀接触，疯狂地品尝血腥的滋味。小夏成为传说中的江湖杀手，轰动了上海滩。

唐爷和家族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令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的杀手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而唐爷的小女儿彩儿不久便发现了这个秘密。彩儿是唐家唯一坚持抗日的热血青年，她的命运很快就跟小夏纠缠到一起了，并让小夏在复仇中逐渐得到领悟，将家仇转为国恨，活着的最终目的是要报效祖国，驱除日寇。唐爷原本想要过太平的日子，但是这个家族因为小夏的存在，便再也不得安宁了。面对日本人的掠夺和欺辱，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终究要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唐爷也醒悟了，唐爷的家人也都醒悟了。

山河破碎，生死存亡，真正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里，谁又不是杀手！



第一章 / 001

小夏姓甚名谁，老家在哪里，没有人清楚，实际上小夏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是小夏有严重的失忆症，把以前的事情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六叔问，老爷，这样的人还要留下来吗？如果日后他要是恢复了记忆怎么办？唐爷不假思索地说，留，当然要留，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第二章 / 017

小夏仿佛一只斜飞而下的风筝，飘到了日本兵的跟前。小夏好像没有用拳头，只是用力往前推了一掌，正中对方的面门，“咚”的一声闷响，日本兵的后脑勺撞在了墙壁上，仿佛一块什么东西给砸烂了。这名日本兵往旁边躺倒的时候，墙壁上就像是刚涂上了红油漆，鲜亮鲜亮，好大一片，只是不太规整。

第三章 / 032

那棵银杏树上挂着一大串人，这些被吊死的人中有他的姑姑和姑父，有他的奶妈，有他七个外甥和四个外甥女，这些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6岁，其中他的三姐夫和小妹夫是身体倒挂着的。那些尸体在寒冷的风中来回飘动，就像是一排悬挂在网上的鱼。全都死光了，24条人命。小夏哇啦一声，嘴里喷出一大口血来。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人已经完全痴呆疯傻了。

第四章 / 048

小夏失踪一个多月重回唐公馆以后，大家再也不会担心他会在外面丢失自己了。小夏每天都能提前完成汉清交待的活计，他的活动空



间和范围大了许多。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当前的时事，关注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尤其在傍晚的时候，他喜欢独自上街去溜达，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到过什么地方。

第五章 / 059

这就有点出乎小夏的意料之外了，刀都架在脖子上，真还有不怕死的人，看来是得让他先见点红了。小夏只用过剃头刀给父亲刮过胡子，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要用这种刀抹人的脖子，他相信这一刀下去，足可以把脖子给割断来，身首分离。但是小夏没有这样做，他手中的剃头刀只是往下轻微地拖动了一下。岗村脖子上流出的血，像一条柔软的毛毛虫，往他的衣领下面滑去。

第六章 / 074

彩儿朝着小夏一阵冷笑，显然没有恶意，她来见小夏，就是要证实自己的判断，她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你不要狡辩，你也不要解释。你说，你是哪里人，你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留在上海滩目的何在？只要你对我说出了真相，说出所有发生的事，我唐汉彩会帮助你一起隐瞒。我对天发誓，我会的！彩儿大着声音说。

第七章 / 092

小夏跟着唐爷去张昆的家里，他凝望着唐爷的背影，心底忐忑不安，他感觉自己愧对唐爷。但他什么话都不能说，脑子里就像有一根上紧了弦的发条，无法松动一下。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生，他早已万念俱灰，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和目的，就是复仇，就是要找日本人讨还血债。



第八章 / 108

也就在这个时候，小夏站在了山田的身后。山田感觉到了身后有人，他回转身来，很快站直了身体。山田很吃惊很意外，他望着身前陌生的男人，望着一双冷酷无情、血海深仇的眼睛。小夏并不急着想干什么，大概就像汉清大哥所说的那样，因为心中有刀，又何惧天下。

第九章 / 122

基本就可以确定此案犯跟上次刺杀岗村参谋长及六名宪兵是同一人所为，此人武艺高超，胆量过人，善于用刀，而且用的都是雕刀，现在张昆可以认定，使刀的人应该跟雕刻有关，拿起刀来非常顺手。但是在上海滩至少有几百家做雕刻的商行、公司、及店铺，即使有可能展开全面普查，那也是大海捞针。张昆皱着眉头，该从哪里下手，他认真地思考起来。

第十章 / 133

如果当时挥动了一下手，只要轻轻地挥动一下，就可以把那根柔软洁白的脖子抹断，那么就不会有现在这个险境了。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小夏痛恨自己无能，心里不禁一阵绞痛，似有一只手在牢牢地揪住他的心脏，他的复仇计划还没有完成，还差十几条日本人的性命没有拿到，要是今晚真的玩完了，他怎么有脸去见九泉之下的亲人。

第十一章 / 146

唐爷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从巡捕房回到唐公馆来的，那场暴风骤雨足以令他颜面扫地，无地自容而羞愧难当，他的宝贝女儿竟然一



口承认是跟小夏同宿一室，这一残酷的事实他怎能接受，尽管他心里也曾怀疑彩儿是为了救出小夏，才不顾个人的名声，但是这件事从头至尾，彩儿的过激表现，是人都可以出彩儿跟小夏的关系非同寻常。

第十二章 / 159

37名抗日义士，他们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他们一定想振臂高呼，但因全身捆绑，他们的手举不起来。他们唯一可以反抗的就是喊出声音来，他们的嘴巴几乎在同一时间扩张开来，但是只能听见他们啊啊的发音，再怎么用力都是啊啊声，口腔里喷出血来还在啊啊吼叫。看不到一个舌头，他们的舌头都被割掉了！

第十三章 / 174

区长梅承先再次给了他明确的指示，抓紧时间收编江湖杀手，如不能收编，立即清除，重庆方面已经调查并发来通电，刺杀汽艇上一个小组的日本兵并非共产党方面的上海地下组织。据内线消息，特工总部得到汪精卫的指令，也在寻找这名杀手，并派出特务行动队的队长黄赫民负责，已经在市内布置了许多暗哨。

第十四章 / 187

唐爷就像是一驾勒紧了绳索的马车，到达了一个拐弯路口，开始缓下劲来了。他仿佛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似乎已经很明确地写在京野那张平静冷漠的脸上。何为亡国奴，国家都亡了，区区一个商人怎么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服？上告？上告谁去？上告日本人？他们



才是今天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第十五章 / 202

彩儿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匕首来，递给小夏。那把匕首在小夏的手上掂量了几下，小夏说，这刀轻了点。彩儿问，你想干什么，刀片你都可以杀人的。小夏阴冷地说，我要把井川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市政府大楼门前的旗杆上去。听到这样的话，彩儿惊悸不安地看着小夏的脸。

第十六章 / 218

操场上的人正欲散去，忽然听到一声人体倒地的响声，接着听到彩儿惊吓的尖叫声。大家回身去看，只见彩儿在地上抱住小夏的头，呼喊着小夏哥。小夏躺在地上不知人事，他的脚下积有一大滩血水。月光下，那汪汪的一片血水发出紫青色的光泽。众人回望，脸上皆是惊骇的神容。

第十七章 / 232

不，我领回来是国人的希望啊！若是我，若是我们大家，若是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小夏心中的那股勇气，那种精神，日本人又能猖獗到几时？唐爷抬起手来，手指颤巍巍地指向小夏，他说，小夏他不仅仅是我唐祖光的徒儿，从今日开始，我还要把他看成是我的儿子！

第十八章 / 244

那你就不要怨我了！张昆吼叫着，“滴”地一声，手指拨开了枪机的保险。小夏的皮肉上感觉到枪管的冰冷，他万般无奈地说，不用等了，



开枪吧，只是没有想到我夏光奇没有死在日本人和汉奸的手里，而是死在你张昆的手里。张昆没有开枪，这样杀死小夏似乎显得很不公平。张昆说，夏光奇你不服是不是？那好，那我们就来一次公平的决斗。

第十九章 / 257

一群宪兵和特务赶到了梅承先的屋子。屋里继续回荡着英雄交响曲，留声机上的那张黑色唱片优雅地旋转着，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息。他们见到地板上躺着的七具尸体，积了一层厚厚的血浆。他们还见到墙壁上用血水书写着的四个大字和一个惊叹号：降日者亡！

第二十章 / 269

小夏接住斧头的那一刻，身体往一边滚去，双腿往后一收，“啊”地一声长啸，一个血淋淋的人就站立起来。小夏怒目圆瞪，持斧在手。这把斧头是专门用来做毛坯的，紫檀、黄花梨、黄杨木、铁梨木、酸枝木，什么样坚硬的杂木都可以劈砍开来，更何况是人的头，更何况还是东洋魔鬼的头。

尾声 / 291

张昆和彩儿抬头望那伙计，他们一下子惊愣住了。这伙计的左脸部到下面的脖子上，有很大一处灼伤的疤痕，他的脸虽然有些尖瘦，但分明就是他们熟悉而思念的男人。伙计转身走出去的时候，彩儿和张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是小夏。

第一章

一条颓废肮脏的弄堂里，静谧之中，隐约听到阴沟下面流动的潺潺水声。远处昏黄的灯光，朦胧中剪出上海滩城区的轮廓。

弄堂深处的墙角落，有一床破草席卷着一个人，那个人静静地躺着不动，只能看见他蓬乱的头发和露在外面的几个脚趾，那些脚趾显得有些滑稽，叉开着，偶然之间还会弹动一下，像是一个个小小的人头。

弄堂的那一头，一辆黄包车驶来了。

车夫脚快，气喘吁吁，鞋底在青石板的地面发出摩擦声响。车座位上没有人，搁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麻袋有些晃动，很不安分，里面像装着什么沉重的东西，应该是活着的東西。

黄包车忽然停下了，就停在破草席不远。车夫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似乎接受过某种恐骇的命令，忐忑不安的神容，眼睛往两边看了看，突然扔下黄包车拔脚就跑。也就一会儿工夫，车夫的身影便消失不见。

此时响起一片杂乱无章的脚步声，一队人马呼啦啦地往黄包车这边走来，这些人手上都拿着棍棒，他们嘴里骂骂咧咧，显然不是来打扫卫生和清除垃圾的。

这十几个男人当中领头的叫李大嘴，那张嘴巴是大到了极点，张开的时候占据了半张脸。李大嘴斜瞪着眼睛，指了指前面的黄包车，手下



的一群人很快就把黄包车团团围住了。一名手下解开了麻袋上的绳子，李大嘴把手伸进麻袋里去，呼地一下，就像是拔萝卜似的从里面提出一个人来。

从麻袋里提出的男人 30 多岁，他一脸发紫，嘴里被堵着一些破布条。这个男人叫唐汉清，着灰色中山装，蓄着很长的头发，有一张斯文而儒雅的脸。嘴里的布条被抽出来之后，他大声地喘气，愤怒地说，为什么绑架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李大嘴奸笑一声说，干什么？你心里比谁都要明白，敢跟老子争地盘，那我就要你姓唐的晓得老子的厉害！李大嘴说话间手一挥动，身边十几个男人立即舞动手上的棍棒朝着唐汉清横打过去。

唐汉清双手抱住脑袋，身体缩回到麻袋里去，他的身上已经挨了数十下，疼痛使得他发出嗷嗷的叫声来。棍棒击打当中，唐汉清缠着麻袋从黄包车上滚下地来，滚向一边的墙角去。

这也巧了，麻袋缠着的人正好就滚到了草席旁边，而且紧紧地挨着。草席里卷着的那个人此时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压根就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情况，即使有什么情况，也与他没关系，直到棍棒朝着草席上一阵乱打，他才感觉到了皮肉的痛苦，像是有许多的虫子在狠狠地咬他，不是在做梦吧，他这样想的时候，头顶被重重地挨了一下，一些粘糊糊的液体就顺着他的眼角边流了下来，而且还有一些腥味。

血腥味似乎对草席里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刺激，他突然拔地而起，像是一截竹筒子直直地立着。紧接着，草席子旋转几圈破散开去，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皮肉露在外面，挺魁梧的身材，却见不出一丝的雄壮，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眼睛深深地陷进去，一看就是个饿了很久的乞丐。雨点般的棍棒，把他抽打成了一只奇怪的陀螺。出于本能，他的身体开始两边扭动，跌跌撞撞，完全没有章法地挥动起拳脚来，只是他的每一次出拳和踢脚，面前都会有人倒下。

这完全出乎李大嘴这帮人的意料，一个叫花子模样的人，一个连走路都东倒西歪的人，竟然敢跟他们玩命了，还这么凶悍。李大嘴大喝一

声，所有的人都持棍棒围攻上去。这个男人明摆着是招架不住了，他转身欲跑，一抬脚却碰着了地上的那只大麻袋。他“扑”地摔倒下去，像只打趴下去的烂蛤蟆，恰好身体就护住了麻袋里面的唐汉清。

现在李大嘴他们手间的棍棒只能打到这个男人的身体上，那些在皮肉上打击的声音令他有些昏昏欲睡。

两道明亮的车灯往弄堂这边照射，一辆警车快速驶来，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张昆探长。

张昆身着西装，30来岁，身材魁梧，相貌英俊，黑亮的头发整齐的往两边梳开，冷峻的神情下隐隐透出一丝不易觉察的书卷气。警车还没有停稳，张昆已经推开车门，身体腾空而起，稳稳地落在了地面，同时朝天鸣放一枪。

众人在见到警车驶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哄而散。

车灯的光柱下，那个男人老实地趴在麻袋上面，一身都是汪汪的血水。

被打的男人由两名巡捕抬进了唐公馆大院。

唐公馆有着高大的门楼，四根一字排开的朱红木柱子上都雕刻有龙凤呈祥的图案，分别悬挂着四盏书写有“唐”字的大灯笼，正门的两边墙面上各有一盏铜制的壁灯，显得古朴、富贵而豪华。

这男人被抬进大门的时候仍然没有知觉，对他而言，是把他抬进了阴曹地府或是天堂乐园也无多大的区别。

大院里站了许多人，几名佣人举着灯笼，大家的脸神都异常的焦急和不安。当人们见到大门口抬进人来的时候，发出了一片嘘唏声。这时人群往两边慢慢分开，走出一位60岁左右的老者，他就是唐公馆的主人，全名唐祖光，更多的人称他为“唐爷”。

唐爷精瘦的个子，慈眉善目，手持一串佛珠，身披一件黑色的毛领斗篷，颌下七寸银白长须，甚是飘逸，既像一位老儒生，又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模样儿。在上海滩，唐爷拥有自己祖传的红木商行，以生产经销



红木家具享有盛誉，算得上是一位掷地有声的人物。

跟随在唐爷身边的是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媳妇。大女儿唐汉兰，小名叫兰儿，穿着紫色的裘皮上衣，一头松散的烫发，面相有些富态，她已经成婚，丈夫余炎宝是市长秘书。小女儿唐汉彩，小名彩儿，黑发齐肩，大眼睛，清澈水灵，一身素装，外套一件蓝花小夹袄，脖子上绕一条深红色的毛线围巾，一副学生样，彩儿原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沦陷之前，学校迁往成都，唐爷强行把这个宝贝女儿留在了家中。彩儿身边站着的女子叫水月，她是唐爷的儿媳妇，唐汉清的太太，江苏无锡人。水月生得娇小玲珑，脸上的每一个部位都非常精致，一身墨绿色的丝绒旗袍，肩披狐毛大围领，嫁到唐家已经有五年了，至今还没有给唐家添丁。

紧紧护在唐爷身边的还有一个男人，50岁开外，皮肤黝黑，身体壮实，他是唐府的管家，众人喊他六叔。六叔年轻的时候从军，跟随过孙传芳的军队，据说做过孙大帅的副官，北伐战争的那一年，六叔受伤掉进黄浦江，是唐爷在江边捡回了他一条性命，从此六叔就留在了唐公馆。

唐爷往前走出几步，手指捻着佛珠，脸上的表情依然很镇定。

两名巡捕把那个男人抬进来，放在了地上。

男人的脸上血水模糊，分辨不清他的本来面容。水月发出揪心的叫喊声，兰儿和彩儿也都吓得哭叫起来，她们以为抬进来的人是唐汉清。唐爷就一眼，已经认出进来的人不是自己的儿子，他平举了一下手，大家便静了下来。

张昆快步走过来，他的身后跟着唐汉清。汉清的头上因受伤经过包扎，看来并无大碍，一名巡捕搀扶着他。大家见到汉清平安回家，总算松下了一口气。

张昆指了指地上的人问，唐伯伯，这个人你认识吗？

唐爷疑惑的眼神，不由摇了摇头。汉清和水月还有兰儿、彩儿也围拢过来，看着地上的人，显然都不认识。

张昆有些吃惊，庆幸地说，如果当时不是这个人护住汉清，汉清兄恐怕就没命了。唐爷惊愣，伸手搁到地上的人鼻子前说，快，赶紧救人！

唐爷在客厅的红木太师椅上坐着，半眯缝着眼睛，脸部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的手指很机械，像钟摆似地推动着佛珠。佛珠在唐爷的推动下，发出不紧不慢的嗒嗒的响声，这声音很小，但客厅里所有的人都听见了。随着佛珠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这种节奏是唐爷需要的，唐爷就是这个家族的节奏。

只有张昆耐不住性子，他说，唐伯伯，汉清被绑架的事，就交给我来办，惩治李大嘴这样的恶人，我在租界巡捕房自然会有办法。唐爷思忖道，阿昆，这件事容我再好好想想，你先回去吧，问你母亲好。

张昆告辞离去，六叔走进客厅来。六叔一直在张罗事情，进门就气愤地说，老爷，大少爷这次被绑架，而且他们还要下死手，这件事，一定要跟他们结算。唐爷的眼皮抬了抬，算是给六叔一个回应，忽然问道，那位年青人现在怎么样了？六叔说，大夫正在给他治伤，大夫说死不了。

唐爷舒缓一口气，刚要抬脚出门，阿牛像个冒失鬼似地闯了进来，一副大惊小怪的模样。阿牛是唐家的丫环，今年满18岁了，她自幼失去父母，十年前乞讨流浪到上海滩，被唐爷收留，因为长得牛高马大的，说话粗声粗气，力气又大，因此唐公馆的人都喊她“阿牛”。

阿牛扯着嗓门子说，老爷老爷，那个人活了，活过来了！

那个受伤的男子躺在床上，屋子里亮着灯。

他的脸上、头上都上过药，有些淤血渗透在绷带外面。就像是一件被打烂打废的东西，很快就得到了相应的修复，或许他就是一件怎么打也打不坏的东西，生命力跟野草一样。他的身体已经清洗干净，换上了一套很柔软的棉麻衣衫，外面还穿上了一件小夹袄。他感觉到那些没有受伤的皮肉很舒服很惬意很暖和，他显然有好多好多个日子没有这样自



在过了。

他的眼睛张得老大，目光很空洞，没有一点神采，他眼前的所有人都是陌生的，仿佛自己刚刚来到这个人世间，一切都将要重新开始。他就像是一条回到水里的鱼，开始有了强烈的呼吸。汉清和水月，兰儿和彩儿，他们都围拢在床边，庆幸地关注着他的变化。

唐爷来了，家里人让开道儿，唐爷站在了床边。

唐爷关切的口吻，问他能不能说话。他眨了两下眼睛，奇怪的模样，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问他。

多谢！多谢你救了我儿子的性命！唐爷动容地说。

他听着唐爷说的话却没有一点反应，似乎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抛在脑后了，或许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吧。他的肚子往上顶了顶，显然里面只有空气。

年青人，你想说什么？唐爷问。

他不吭声，把头偏向一边去。

年青人，你是不是饿了？唐爷又问他。

听到这话，他猛地一直就坐起身来，鸡啄米似的不停地点头。他的样子虽然有些怪异，但他是诚实的。

唐爷回过身来，对阿牛吩咐，阿牛，快去厨房拿些吃的东西过来。阿牛转身快步走，嘴里应道，好呀好呀，就来，就来了。

很快，阿牛提着一个小木桶进来。她从木桶里拿出一碗饭，还有几样菜，搁在床边的桌子上。那些饭菜还有热气，香喷喷的气味很诱人。

坐在床上的他，看到那些饭菜，大声地喘息，喉管急促地扩张，往下吞咽着。

唐爷微笑地看着他，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用怜悯的目光望着他。唐爷朝着他说了一个“请”字。他不动，好像是不敢动。唐爷又说了一个“请”字。此时他不想再犹豫了，如饿虎扑食般一下就蹿到了桌边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满嘴是饭粒，有一些饭粒还粘在鼻孔上，一时间里忘记了屋里人的存在。

大家看着他，犹如看着一只动物在进食。

突然，他停住不吃了。他双手捧着碗，眼睛溜溜地转动，看着身边的这些人，他大概感觉到了羞涩，极不自然的样子。

唐爷和蔼地说，吃吧，到了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想吃多少都行，不够了，再去厨房拿来。

他木然地点动一下头，把碗里最后的几口饭吃干净，又把脸上的一些饭粒用手指拨进嘴里去。他应该是很饱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他低着头，挪动身体，回到床上，重新躺下来，被子拉到前胸，舌头在嘴唇边舔动着。

屋子里一阵安静。唐爷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看着床上的人说，年青人，请问您贵姓？怎么称呼你？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那你是哪里人呢？唐爷又问他。

他又想了想，还是同样的表情摇了摇头。

你今天救了我的儿子，就是他。唐爷手指着旁边的汉清，汉清冲着床上的人重重点头，唐爷接上又说，知恩图报，我会报答你的。

他仍然是摇头，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

彩儿凑过身子来，她有些不耐烦了。彩儿说，阿爸，这人一定是个哑巴，吃饱了也没有一句话要说。

彩儿就你多话，太不知礼了。唐爷责备彩儿，接着转向床上的人，说，年青人，你一定是很累了，那你就休息吧，好好地睡上一觉。

唐爷说着话，缓缓地站起身来。这时床上人已经发出了沉睡的鼾声。唐爷俯下身体，注视着他的脸，此时唐爷的目光盯着他脖子下面的一个银制的吊坠。那个吊坠大拇指那么大小，用一根红绳子栓着，红绳子因为肮脏而发黑，成为酱紫色。唐爷伸出手去，拿起那个银制的吊坠，正面是一个“福”字。唐爷转动一下，看银吊坠的反面，反面有字，很小，看不太清。唐爷往后举了举手，六叔把一副紫铜制的老花镜递到唐爷的手上。